

新  
唐  
書

二八



二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唐書一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嚮摧北馬靈夏爲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眺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爲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其子出犇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

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胡銳于闐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蒞醢即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挺麈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陲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絕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且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爲先鋒以巨梃答闕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

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晡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鎰魯昂來瑱嗣吳王祗李奐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耄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諡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輦護還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朝臣祖泣塗給掃除十戶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死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邛山旗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開轉關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尉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

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  
復以鄭穎二州隸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設  
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  
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  
十六贈司徒諡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  
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爲中  
興銳將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王讓鄭穎璘因得哀積且前後賜  
資無筭家富不訾浴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繕方  
璘在軍守者屢復以油慢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弔者  
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  
璘中寢及宜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悉籍其館入之官其後賜羣  
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弟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王本安興貴胄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  
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

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  
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  
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穎亳節度使史思明已破  
東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謂無別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王守南  
城賊急攻抱王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  
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樂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  
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  
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溪谷  
東距虢西抵岐推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溪谷  
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王討賊抱王盡得賊株柢蹊隧  
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忠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襲之賊帥高  
王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闕旬  
五谷平即詔抱王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王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

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盤  
屋抱王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縣地  
二十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  
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  
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從父弟抱眞  
抱眞字太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  
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  
眞問狀荅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  
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旣而懷恩敗如  
抱眞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旣謝因言百姓勞逸在  
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  
仍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  
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剋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  
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

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  
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久之爲澤潞  
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眞權磁邢兵馬留後  
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  
臨洺詔抱眞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  
朝光又破之臨洺遂解臨洺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  
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  
王武俊反救悅抱眞退保魏帝蒼卒狩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  
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  
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姦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繇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  
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旣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  
稍離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羣盜抱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  
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尤豫抱眞將自造其壁誘軍事於司

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  
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爭  
竊帝號陷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  
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  
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  
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  
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  
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  
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  
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  
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眞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  
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寓  
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爲左僕  
射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蠹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

唐書列傳卷之三  
危得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九卒年六十二其子殿中侍御史絨  
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  
任事令絨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皆嘸曰諾絨盛服  
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即為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  
以節付絨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  
貴絨謾若抱真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絨乃出見使者陳兵甚嚴使  
者曰朝廷已知公薨死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喪絨愕然謂諸  
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  
貴視事護絨赴東都仲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絨遣將  
陳榮以書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  
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因榮而讓絨焉詔贈抱  
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以世蔭為鄴尉席豫黜陟  
何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立宗以為

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諸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二軍皆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效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涑人孟瑤瑒晃爲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晃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餘築戶爲京觀俚洞魁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船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賂宰相楊炎炎錄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



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

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  
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  
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襄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  
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閱不言  
勉起見父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  
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  
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諡曰靖  
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  
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  
三十楊炎用扞魏博爲時嗤詆累遷鄆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  
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

唐書二百三十九

宋祁奉

敕撰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筭詔摠經度驪山疏巖剔數為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歷琅邪鄆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名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二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鄉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

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衡之因  
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為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  
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瑄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  
孰肯為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  
國而瑄為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  
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  
諸子得天下身不失因思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  
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  
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  
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崇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  
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  
秩為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揚希文將南軍自且壽入劉哲將中軍自武功  
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  
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革  
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哲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  
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易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

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裒夷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詭曰彼屯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瑄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畀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瑄瑄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蘭藉瑄勢數招賕謝爲有司劾治瑄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善瑄者暴其言于朝瑄方自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力鞅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瑄爲邠州刺史遂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爲營吏攘民居相脩謹瑄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爲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爲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

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怨名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母為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歛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既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瑄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贄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啓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分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餉即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大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

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啓慶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等使

瑄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臯表爲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臯卒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貸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日遷陝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貪而河南民先困詔司都鄙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即謂闢曰向夢公爲上相儀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爲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爲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謚乃定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魚獵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競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侍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外間錡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二國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錡偪道進擡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復撓逗留不肯進比錡至淮口而巡已陷錡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謀范陽獻順款錡揣其偽密奏曰思明執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校僧臨難必變宜追還伯衛書又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錡境未嘗降情結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錡無經略才帝以錡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錡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政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為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錡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舉之沈千載者新安太豪連結推剽州縣不能為錡遣別將盡其衆攻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錡起布衣二替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彌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

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負彼者九歲外坐詞辯注射坐人皆  
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  
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并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  
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  
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  
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救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將愛常引  
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  
嚴太苦勤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  
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  
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草惠召  
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  
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  
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  
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  
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負卿道義云始  
軍中謀帥皆屬建寧主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家嗣有君人量且



使為吳太伯子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必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必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斬不憚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必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巢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母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剪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曷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

必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  
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是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  
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三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必曰上  
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必乃為群  
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  
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帝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詔戒  
行佳圓李輔國以必親信疾之必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  
為治室廬必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  
爭效之代宗立召至金華殿書閣初必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弟彊  
詔食肉為娶朝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己因江西  
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必才以試祕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為  
常衮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缺衮盛言南方凋瘵請  
輟必治之乃授澧州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  
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憫問群臣必破  
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

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  
泌曰安西北廷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又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  
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  
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  
以便饋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維西兵防秋屯廊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  
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貳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  
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貳何  
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貳不  
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貳非常貳也帝曰  
若何爲冗貳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又兼試領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  
比正貳三之一可罷罷帝乃許復吏貳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貳  
客十貳其六貳可罷左右贊善三十貳其二十貳可能如舊制諸王未出閣  
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貳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  
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邑由左丞貳歙州  
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貳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

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必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  
隨官開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實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必又自罷  
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必因收其公解錢令  
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部  
國公主也坐蠱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必入帝數稱舒王賢  
必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  
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  
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  
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  
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余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鳴流  
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  
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  
孫有也且郅國為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  
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  
三十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  
悉讓送必必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

以用度之問必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百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捐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宜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王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禁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必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主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謂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固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云又可

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必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  
常以智免奸縱橫大言時時譴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  
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  
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為乘輿服舉焚之以為禳禱德  
宗素不為然父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輟車行  
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  
利命直卒而行又宣政廊壞太上言孟文勉岡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  
時何魁岡為亟認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必必  
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玼稱兩京復必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繁才警無行必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必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  
齡既具書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  
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摘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必與梁肅  
善故繁師事肅及卒必其室士議謹醜由是損棄積年後為太常博士權  
德輿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劾宗誕  
日詔與兵部侍郎王公著太常少卿陸巨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  
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文章彈治乃出為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略財

賢為患亡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略悉知賊巢數所在巨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為擅興詔御史舒元興按之元興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為監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冤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掘筆著家傳十篇傳于世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繁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以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撥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

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唐書二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直學士郭奉

敕撰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  
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申科歷京兆府  
參軍尹蕭昂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引圓爲左司  
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圓銳  
功名初聞難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  
跡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  
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  
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  
在所帝爲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  
實封戶五百乾元元年罷爲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  
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



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爲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  
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  
右僕射還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  
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卅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爲修武尉  
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  
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  
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爲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  
卿及宋遙然歲命它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  
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爲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  
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置然不安祿山因閒  
言之帝爲御花萼樓覆寶中裁十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  
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守遙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  
年徙魏郡即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

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醕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爲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竇廷芝奔陝郡不守楊國忠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遏授陝郡太守陝號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旣而乞骸骨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立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閒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爲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卧家賊輿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

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諡曰懿獻元載未顯時為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諡文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敗貝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眾嘗自為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曆七年配享肅宗廟廷子發不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眾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

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  
爲三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帝然  
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爲  
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麻紫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  
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  
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聞皆引去獨冕爲斂葬由是寢知名河  
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  
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  
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于勤且  
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  
如遠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  
師退居涼貳以待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  
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

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  
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貨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爲  
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  
五百戶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  
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冕表爲判官烜抵法坐  
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  
驅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冤之陛下宣遠冕  
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  
又負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  
能興載自扶之代爲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  
月卒有詔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旣素  
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極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  
不能名其饌自制帟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旣衆吏白

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間世嘗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  
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肅宗爲元帥時師  
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旣逾月  
房琯來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享  
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當  
世年旣長始以仕家推蔭爲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  
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  
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  
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  
時爲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懷恩聽  
命將入朝旣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遵慶脫身赴行在  
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

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往官時以爲榮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橐籥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係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紆爲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紆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多自選于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

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爲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間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誼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  
雄于鄉以女妻誼亦以誼才不久困厚分貲贍濟所欲故稱譽自  
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爲支使哥舒  
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摠吏職諸  
僚或出游誼獨頽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  
翰敗潼關誼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  
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  
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處  
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誼領使誼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  
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  
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  
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  
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  
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誼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誼釋

縷拜賜人譏其失禮譚引妻之父楚賓爲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爲  
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譚爲人求官譚奏爲藍田尉事覺帝  
怒命劾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譚爲太子賓客數月拜  
荊州長史澧卽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譚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  
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譚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  
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荊州長史張惟一  
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  
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  
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譚  
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  
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  
蠻金賞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休於賞而財不足更  
爲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  
劾賊鉅萬得左道識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旣召見反譖

承鼎陷不辜詔誣按罪誣使判官嚴郢具獄暴秦芝之惡帝不省  
賜承鼎死洙郢建州後秦芝終以賊徒死承鼎追原其誣誣為治  
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尹奏  
取材者數十人揔牙兵故威惠兩行誣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  
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誣過  
失誣上跡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誣苦羸疾卒年五十  
一贈吏部尚書誣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  
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誣最有名荊人生構房祠及歿吏裒錢十萬徙祠府  
西始誣知杜鵑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為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  
吏請謚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  
曰忠肅及執奏謂謚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  
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異缺之恪寧俞之忠隨會不忘  
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蕭

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爲爲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而失守出奔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晃明彊嗜利不知大體謹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遵慶寡疵中人之賢與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唐書一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館撰集臬祔奉

敕撰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嶺嗣嗜酒搏博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嶺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諸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嶺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俛非是訪眞嶺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勇決任氣長六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爲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少尹爲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官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僞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爲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廐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斬曳落河

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  
曰尹巡門門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  
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爲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僞民會賊黨劉  
涇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鼓滿  
狙其前命驍士合譟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噉俘一酋  
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憲帝還改禮部尚書鄴國公封實戶三  
百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爲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  
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金  
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傅城下詭呼曰處金召我而不  
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金處金戰衆倚以爲重及死人益危魏  
城經秦知秦能元皓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  
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陷荆襄諸州  
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  
隴賊郭愔等掠州縣峙五堡光遠至遣官喻降之旣而沈歆不親

事皆等陰約党項及奴刺突斂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劔南會段子璋反東川李奐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爲政簡肅有蠱集城門聲珽語景山曰蠱龜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儲詹事職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會卒管崇嗣代之政弛不治數月爲下盜費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爲太原尹封南陽郡公至則振覈紀綱檢覆于隱衆大懼而景山清



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怨訕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比日羞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景山乃許減死衆怒曰吾屬命纔一馬直乎景山護失吐遣之少將黃抱節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年也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辛雲京爲節度詔可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宴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謚曰敬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爲煩苛人便安之涼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觀瓘聞難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轉

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治宮室少游大爲殿宇幄帟皆象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擬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宮殿不悅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爲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己改衛尉卿會率羣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瑀持異帝怒貶渠州長史復爲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碁以上親及壻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曆二年爲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太師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衛伯玉史失其所人少習武技爲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負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與戰彊子坂破之獲馬六百匹遷羽林大將軍徙四鎮北廷行營節

度使俄爲神策軍節度使史思明遣子朝義夜襲陝將動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母憂當代諷將吏留已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留十一年歸京師卒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遠胄以勇票隸江淮都統李勉府爲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帥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爲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間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詔內密丸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即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戎之賊急攻寧陵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官薛盈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既失澄而崇暉復敗繇

是奔汝南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門賊將田懷珍納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儀兩軍士日爭忿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澄遣子清馳赴先此河陽李芄使偏將雍希顥攻鄭數殘剽液拒之及納清希顥大怒急攻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顥焚陽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太子賓客易名克寧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澄之喪克寧悶不發閱旬日欲自領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殺之墨經加卒嬰城將爲亂劉洽以兵屯境上遣使諭止遂自戢然道閉者半月詔以賈耽代鎮克寧乃護喪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柩至京猶賜克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數千石云

韓全義家素寒史失其先世興卒伍以巧佞事宦者富貴文場擢累長武城使進拜夏綏銀省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屯全義素懦貪

無紀律爲下勒狎詔未下軍中徧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藝生業不可往是夜譟而亂全義縋以逸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文誅亂首衆乃定全義得赴屯吳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敗于小澗德宗以文場素爲全義地因用爲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沈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官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嘗存之旣戰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賈英秀等保澠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澠水全義誘潞滑州數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官人共掩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爲即謾書謝監軍求洗前咎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爲五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冀恩耳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必

殺敵乃爲功邪還屯夏州中人即第宴賚然卒不見天子去時恨  
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旣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  
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  
儉治天下惡用是爲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爲盛族後徙籍不常父虔好學由進士第  
歷御史秘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署爲督  
將貞元後藩臣缺德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姦獍  
得士心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即擢拜昭義節度副大使旣得  
志寢恣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府屬孔戡等屢以  
直語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未官從史即  
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言繇是奪服復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勒兵  
逗留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授軍中又高勅粟直以售度支即上  
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初神策中尉  
吐突承堆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飲博承堆多出寶帶奇玩夸之

從史資胥猥所玩悅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垍謀敕承  
璫圖之承璫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猝持出帳後縛內  
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烏重胤素忠果部勒  
其衆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  
詔慰其軍跡從史罪惡聚驩州司馬賜死子繼宗等並徙嶺南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初採訪使  
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于門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感慤自尚  
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其才擢任軍職從擊劉  
闢戰輒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等追戰士盤城有功禽闢  
於羊澗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  
中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璫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  
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璫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  
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即脫鎧捐而  
前衆遂定欲留爲帥霞寓間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

使討吳元濟也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節度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僞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宦召爲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三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沒金河慨鹵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鄆寧位檢校司徒寶曆中疽發首不能事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召卒于道贈太保霞寓位旣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爲佛祠請署曰懷恩以塞帝疑俄又詔侮僚屬作慢語斥訕大臣其反覆自任類此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李楊崔柳韋路列傳第六十七

端殿學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

校撰

李麟商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濬歷閭號路三州刺史以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劍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諡曰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京兆府戶曹參軍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爲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禦侮才還爲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寢撓政苗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恚乾元初罷爲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諡曰德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王在武后時爲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立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麻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踈薄之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旣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曰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脩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固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

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比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緡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緡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緡之速邪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也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

巴州負外司馬猶賜諡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  
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于以私聞其言必  
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誦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  
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  
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  
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  
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  
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自  
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  
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  
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  
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  
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

乃失其性邪貓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  
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爲  
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袞三年漢  
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  
忍旣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  
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  
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  
而羣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  
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史歟袞曰禮非  
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  
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袞  
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  
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  
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

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是日羣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計啓而填委故官賞繆素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

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荅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肆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緡帛菽粟受而緘鐫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即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同時爲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踈論執譽望蔚然元和中爲給事中時皇甫鏞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鏞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



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縛縛懼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旣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茲臣日用事以至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佗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台身衣弋絺履革舄集上書囊爲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非兒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婁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

車人不聊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  
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  
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籍豪銳不檢  
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  
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寒蹟願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  
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  
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罷爲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  
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俊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絜矜己之清視賊負者若讎以蘇州  
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  
部災荒不恤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  
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  
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旣至留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  
俊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俊之爲

也時天子失德佞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爲鳳翔節度使踰  
年徙河南尹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曰肅

贊曰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  
也手弛檻縲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爲天下笑佞吝財資賊  
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繆其謀惜哉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悛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  
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  
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  
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  
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  
才留爲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  
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  
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  
爲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爲尚

書右丞朱泚亂渾瑊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瑊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瑊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旣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瑊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銖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瑊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瑊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

子毀門構微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曰晏佗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滉雖爲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徇察不滿歲輒罷今公柰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滉奏志貞興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滉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滉愀然曰旣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滉城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滉跪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滉言帝變色曰滉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

環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  
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  
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弟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  
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  
警辯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  
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欽皆以舊相闔門奉  
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  
貞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肅穎士元德秀劉迅相  
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詎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  
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中進  
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  
垠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  
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

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  
靖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  
中入知制誥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  
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六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  
十篇上之翼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  
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鐵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  
臣議處厚發十難銷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郤宗初李逢吉得柄  
構李紳逐爲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  
地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妻兮  
斐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太甚讒言固極交亂四國此古人  
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  
臣就令有過尚當被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  
之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償怨兵連禍結  
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繇是免逢吉怒至寶

曆三月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依斥皆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某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史湯鉢數招權納賄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爲別駕者引處



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清并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勲舊德輔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爲治諄複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嶺兵皆剗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案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輿還

第一昔堯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  
廷爭巖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遇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  
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雖正至萬卷  
為拾遺時譔德宗實錄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錄詔分日入直  
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  
聞建中末為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狩梁州排亂  
軍以出冉中涓矢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  
奏署副元帥判官從城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  
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  
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  
明經授潤州參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為  
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  
脩好異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改慟

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脩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厚並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貶邪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官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上言改脩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判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冊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素州長史不署奏爲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病

卒年六十贈太保謚曰貞

贊曰縮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己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李楊崔柳韋路列傳六十七



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郝辛列傳第六十八 唐書一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李和奉

敕撰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臯哥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京路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塞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兇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頷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

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哥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  
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  
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爲蜀彭州刺史始  
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  
上疎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  
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  
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爲一節度歲  
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痍瘡未平耕  
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  
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  
者納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按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隣保  
威以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係地  
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爲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  
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爲戎狄言不足

利戎狄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略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旣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戢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蒞人便之年五十始爲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



公祖亨字利貞美安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五當  
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  
敕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姬彊  
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  
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  
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勦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  
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  
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  
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閒國子司業蘇  
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  
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  
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未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  
北徹幽都醜徒狼虜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  
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耰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

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涿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往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曰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久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彊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疑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廢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謀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戢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顙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彊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

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兩  
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  
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  
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  
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  
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  
等豈無昧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  
此柰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  
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  
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受冤結將欲  
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  
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  
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比皆不行充言一  
再頗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

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僞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齒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諱少居商餘山著元

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  
家讓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  
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贅叟彼謂以贅  
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筇筇而盡船獨贅齟而揮車酒徒  
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贅乎公守著作不帶筇筇乎又漫浪於人  
閒得非贅齟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  
加於當世誰是贅者吾欲從之彼贅叟不慙帶乎筇筇吾又安能  
薄乎著作作彼贅叟不羞贅齟於隣里吾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  
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某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  
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筇筇全獨而保生能學贅齟保  
宗而全家贅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  
入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什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  
加賦即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  
不一在老毛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

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曄養之既長以涕聞擢明經遷累大理評事為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啓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溉屯田墾鹵收常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

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  
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  
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  
居一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峴往來踵舍承因得使  
所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  
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  
十二贈吏部尚書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爲朔方節度使倫以蔭調  
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  
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箠扶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  
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晚節盛營宮室吏介以爲欺  
倫閱實工員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爲劍南節度行軍司  
馬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西人賴濟  
中宦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

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急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歲入邊倫兵寡數格虜敗賊巴州長史徙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官者呂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間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客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絕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悅乃入獻還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言倫處朝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敗關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涑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言懇至到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郢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



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爲義倉以裨無年擇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諡曰肅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廩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繫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觀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朝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即拜珏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且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畜茹

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爲萬年令彤使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奪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彤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實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爲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爲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祕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貞元三

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爲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臯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漑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眞基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

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翊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翊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祕書少監遷朗州刺史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初安祿山亂詔領南兵隸南陽魯兒見敗績衆奔潰谿洞夷獠相挺爲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別帥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永更誘嘯因陷城邑遂據容州前經略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僞沿藤梧翊至言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速攻祇自敗耳翊曰大丈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爲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翊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麋戰日數遇勉檄止之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翊凡百

餘戰禽首領七十覃問遁去復遣將李寔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翊命寔悉師援廣州問因合衆乘間來襲翊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翊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爲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澠水京兆主供擬饗敗肉腐衆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翊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爲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旣至開田二十餘屯脩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爲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肅翊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爲些言子正雅字光謙行謹飭爲崔邠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穆宗時京邑

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擢累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爲大理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大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翊兄翊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爲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忠惠翊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省浸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爲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治賦羨銀常推直以優吏奉疑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尉悅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祕書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疑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疑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輕與賊戰不勝疑斬以徇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爲盜區疑以彊弩據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穎解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疑大宴

謂洧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洧意銳日趨四舍至南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撓無去意卒又恣橫不能禁疑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奪馬疑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畜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狀勝疑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諡曰貞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臯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臯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閑如初創驛候作

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爲生祠申固讓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卽度副使遷邕管經略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卽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註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璫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巖巒抵蜀擣闢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曰平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橫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純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爲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



召見褒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士美年十  
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  
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真潞  
州幕府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  
略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  
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逮出爲鄂岳  
觀察使時安黃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務偃蹇母死京師  
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訃告  
之卽爲辦裝宥惶遽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  
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  
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  
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  
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撓  
士美卽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

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  
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  
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  
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  
於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等調長安  
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爲太常卿奏爲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  
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  
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  
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  
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會謂祕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  
承宗召祕爲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  
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嗇用  
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爲完鎮

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肅後更諡懿祕爲大  
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祿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  
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郗辛列傳第六十八

來田侯崔嚴列傳第六十九

唐書二百四十四

端嚴學士義讓待讀學士龍圖學士朝請奉堂書部侍郎元集賢殿直學士宋祁奉

敕撰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曜奮行閒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瑱略知書尚名節崖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劇職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廷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拾遺張鎬薦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元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垼薦之興塊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改潁川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瑱亮埤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父故將也拜城下位且弔瑱不應前後俘殺甚衆賊懼目爲來嚼鐵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弈逐要招討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昂會嗣虢王巨表見方固守乃還瑱故官賊圍南陽急瑱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情凶懼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

節度兩京平封賴國公食二百戶乾元二年徙河西未行王師敗於相州詔拜陝虢節度兼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明年襄州部將張維瑾等殺其使史翹徙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隋郢復十州節度使既至維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又戰汝州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瑱還瑱安襄漢士亦宜其政因諷衆留已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呂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志心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隋郢六州節度俄而仲昇與賊戰申州為賊禽初仲昇被圍而江陵呂諲病瑱顧望不即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行軍司馬裴茂表其狀且言瑱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瑱淮西申安蘄黃光洸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茂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代瑱瑱懼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使密詔茂圖之茂自均州率衆浮漢下會日

入候者白瑱瑱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莪以兵脅代是無名也莪智勇非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莪督軍五千陣穀水北瑱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瑱曰詔還瑱此州乃以詔書示之皆曰僞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射之瑱走旗下薛南陽曰請公勒兵勿戰乃以三百騎爲奇兵旁萬山出其背夾擊之其衆幾盡莪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瑱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瑱乃告與巫祝言不順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瑱與賊合故陷賊帝積怒遂下詔削除官爵貶播川尉負外置及鄴賜死籍其家瑱之死門下客散去掩尸于坎校書郎殷亮獨後至哭尸側爲備棺衾以葬帝徐悟元振誣以它罪流溱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龐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聞瑱死乃還龍襄襄州別將李昭德之走房陵昭與薛南陽梁崇義不相臣崇

義殺昭帝以崇義爲節度使代瑱旣而爲瑱立祠四時致饗避瑱  
聽事不處哀祈禮葬詔可廣德元年追復官爵裴茂者始以蔭  
爲京兆司錄參軍瑱鎮陝州引爲判官移襄州又爲行軍司馬  
遇之厚及瑱私漢上茂欲得其處故背瑱言狀帝倚以圖瑱而性  
輕褊少謀師興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爲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  
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  
勝與許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  
功龍襄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兵詔拜鴻臚卿龍襄鉅野  
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  
遂大掠居人貲產發屋剔窮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  
師遷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兗鄆時賊圍宋州急李  
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劄鉅降之朝義聞乃  
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曆二年

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母孝始嘗倨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既寢疾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徹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賻絹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飯千桑門追福至德後節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禮最篤神玉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玄志卒副將李正己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确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實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



狀後稍怠肆好畋獵倭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已因衆怨閉闔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教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卅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因落魄客劍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還成都行軍司馬崔論悅之薦爲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務耳白其冤使者以聞寧亦還京師留爲折衝郎將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白寧爲利州刺史旣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及武爲劍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使寧自爲計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然獻誠嗜利若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然之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喜令自移疾去武遂奏爲漢州刺史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旣薄賊城城皆累石

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謀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  
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輦迎入成都  
以夸于軍永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郭嘉琳皆  
請英幹之兄英乂爲節度使寧與其軍亦丐大將王崇俊奏俱至  
而朝廷旣用英乂矣英乂恨之始署事即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  
寧恐託拒吐蕃不敢還英乂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即  
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寧懼益負阻英乂乃自將討之會天  
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乂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  
怒又毀玄宗冶金像乃令軍中曰英乂反輒居先帝舊宮乃進薄成  
都英乂陣城西使柏茂琳爲前軍英幹爲左軍嘉琳爲後軍與寧  
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即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乂不勝走靈  
池爲韓澄所殺於是劍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  
和討寧明年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爲山西劍南邛南等道副元帥  
劍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駱谷或進計曰公不如駐閬

中數騰書陳英文罪嘉寧方略因以寧所署刺史即授之使不疑而後與東川張獻誠及諸帥合兵擾寧不一年寧勢且窮必束身歸命鴻漸疑未決會寧遣使至獻贈錦數萬辭卑約甚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委寧曰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乃表貞節焉邛州刺史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於朝先是寧與張獻誠戰奪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因授寧成都尹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旣還朝遂爲節度使大曆三年來朝寧本名旰至是賜名楊子琳龍泰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故寬驟擢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寧在蜀久兵燹彊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爲汙逼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爲御史大夫即建白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

史宰相楊炎怒寢不行炎方詆劉晏寧申救於帝又素事元載而炎亦出載門故銜之未忍發是歲十月南蠻與吐蕃合兵入文川方維邛邰覆沒州縣民逃匿山谷中寧方在朝軍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業與有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即說帝曰蜀天下之奧壤自寧擅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稅入天子者與無地同寧本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故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誼不容奪則西蜀之奧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惟陛下孰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卒戍近甸趨與禁兵雜往舉無不克因是役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膽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遂罷寧西川節度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託言重臣綏靜北陲而每道置留後使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

王翊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皆炎署置使伺  
寧過失寧至夏州與希倩招党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即奏希倩無  
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  
司空如故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謂所親曰  
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至此爾因潸然涕下杞聞之  
思有以構寧於帝會王翊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  
馬趨廁輒迂入翊懼賊追即呼曰旣至此而欲顧望乎杞微聞即  
諷翊以間會泚行反間而除柳渾爲宰相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  
書記康湛爲蓋屋尉翊逼湛詐作寧遣泚書獻之杞遂奏寧初無  
效順心向聞與賊盟署中書令今果後至復得所與賊書反狀明  
甚若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歔曰臣備位宰  
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寧至朝堂  
云使宣慰江淮俄而中人引寧幕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  
初命陸贄草制贄索寧與泚書將坐其事杞復云書已亡寧死

籍其家中外寃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其資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請以所加禮部尚書雪寧罪有詔聽其家收葬始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寧妻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劍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爲刺史既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食士過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首嬰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臯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寧季弟密密子繪俱以文辭稱繪四子蠡黯確顏皆擢進士第蠡字越卿開成中爲戶部侍郎白罷忌曰百官行香有詔褒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蕘字野夫乾符中爲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爲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興蕘簡悅不曉事但

以器韻自高委政廝豎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  
葉尚爾何旱爲即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爲軍吏所執翫其髣髴  
莛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  
馬終左散騎常侍黯字直卿開成初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  
不虔文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  
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  
敝惡豈朕事神蠲絜意邪公宜敕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條以聞  
擢貞外郎累遷諫議大夫確顏位皆郎中

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也少爲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其材表爲玄  
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餉有功然輕躁多姦謀以  
便佞自將累爲興州刺史震卒以礪權主留府事遺言薦之即  
拜本道節度使詔下諫議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合議皆以爲礪  
資淺士望輕不宜授節制帝不從礪在位貪苟得士民不勝其  
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即誣奏貶賀州司戶參軍劉闢反以儲備

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  
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監察御史元稹奉使  
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  
稅外所斂悉蠲除云

來田侯崔巖列傳第六十九





元王黎楊嚴實列傳第七十

唐書一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元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  
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爲元氏載少孤既長嗜學工屬文  
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  
鎰監選黔中苗管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寢以名聞至德初江東  
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爲度支郎  
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元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  
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  
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  
子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  
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

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己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哀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即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官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執而

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閒築作  
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  
子儀大軍在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  
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  
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  
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徙庸車乘畚鍤之  
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  
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  
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  
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  
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  
觀榭帳帶什器不徒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  
技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整言然不悛客有  
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

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  
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  
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  
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  
秦儵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  
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  
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並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  
棄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披東都第助  
治禁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巨禁而諸子牟賊  
聚斂無涯藝云輕浮者奔走爭鬻奴妾爲倡優褻戲親族環觀不  
愧也及死行路無嗟隱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  
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女具一少爲尼没入掖庭德宗  
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殯  
乎命扶出帝爲太子也實田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

吏許初楊皎紀愜等合貲以葬論曰荒後改曰成縱載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它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緬裴異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恃載權牧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二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璣載召璣問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班論殺之璣善經子與頌及少良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載廉得其謀初載盛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

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擯軍資錢四十萬縉營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詔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平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靳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

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  
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  
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  
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葷號  
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廐馬度支具稟給或夷  
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馱幸其去則橫加錫與  
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  
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姦宿亂踵相逮  
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  
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正貨  
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  
山思明毒亂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蹈西戎內寇未  
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  
飾鏤珮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



禁內分詣道佛祠饒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戚凡姘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頌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玄以折頌崇敬等曰頌等引禘者至日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爲始祖

配昊天圓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雍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歎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爲祭天侑嚳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于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

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立以一禘爲三詎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袷本末駁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說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頌等所建頌等曰景皇帝爲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鯀顓頊昌意爲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  
舉爲農師舜封之郅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  
有郅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山死皆在祀典及子孫  
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旣用玄說小德配寡而后稷止配一  
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爲可爲不可乎六曰衆  
喆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  
是五帝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  
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七曰援玄之  
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  
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故曰萬物之始天也  
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性牲用犢  
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  
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

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爲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獸爲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佐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園丘上與天匹曾謂園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爲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彊兵挾弱主制海內之命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汗掃蕩攘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爲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頒崇敬革天對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盡愚議聞代宗不韙其言其後名儒大

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俄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  
幹度開漕渠興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福門觀  
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  
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爲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爲京兆尹  
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  
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旣而霖雨十三年涇水擁隔  
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碾磑八十餘所幹性貪  
暴旣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  
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  
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旣行市人數百羣  
譟投礮從之俄賜死藍田驛忠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  
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誣冒財賄貲產累皆巨萬  
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攻

之死于守贈金部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  
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靖先  
生炎美須眉峻風寓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河西節度使呂崇  
賁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餘  
幾死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爲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  
辭父喪廬置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間炎三世  
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爲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  
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  
詔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  
郎史館脩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已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  
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  
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楷  
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

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災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敝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抗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戎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戎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



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天下兵起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蠹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官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

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  
六月初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摠  
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  
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上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  
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  
矣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祐  
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功  
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  
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  
安邊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爲司農卿  
以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  
恚曰吾軍爲國西屏十餘年始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  
中手披足踐既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又懷光持法  
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

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煬  
旱人情騷攜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  
州士當受春服者皆即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  
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  
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爲荊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  
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  
成使澤潞礪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  
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言晏往嘗傳會晏殺邪謀立獨孤妃  
爲后帝自惡之非它過也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信然  
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杞無術學貌么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  
杞陰爲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  
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  
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柰何相侵邪始炎還朝道襄漢因勸

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邀說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炎以爲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倔彊不奉法設使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爲尚書左僕射旣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流人擢休爲京兆少尹令伺郢過休反與郢善炎怒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賕賂狼藉故杞引郢爲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爲河南尹時嘗市炎第爲官解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美利臯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

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旣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被害根中不能自止毗睚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品領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駁之更曰平厲

庾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書舍人時流輩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炎故炎使節度荆南晏已誣死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

秘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諲鎮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游湖衡間以妖幻詭衆姦賊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諲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史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荅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姦人用邪即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裘減隸官匠丁數百千人號稱職尹宰相楊炎

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病利即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時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餽丁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穫不酬費況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工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闢田災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徙者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外猶有十惡僞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徙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

同徙即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  
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按填委章程紊撓  
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陰  
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曰數千  
人遮建福門訟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  
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  
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即逮捕河中觀察使趙  
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鋸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  
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  
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  
內慙忽忽歲餘卒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於斷  
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  
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



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  
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延  
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淮獄揚州節  
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譙讓少游慙往  
謁參參不顧即去婺州刺史鄧珙盜賊八千緡宰相右珙欲免輸  
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意爲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  
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因權幸誣奏彝  
參往按直其侵蝕彝後佐曹王阜以幹直聞者也入爲御史中丞  
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哭器之然多與  
宰相駁異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時  
定百官班稟參嘗爲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昇  
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  
二首四足有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  
封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太官垢不忍發其息容

得傳龍襄邪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王  
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死參參治出之人始屬望俄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  
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  
樹親黨多所訶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畏實賂  
帝親近為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為給事中參親愛每  
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帝聞  
以戒參且曰是必為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彊子姓申雖  
疏屬無它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初陸贄與參不  
平吳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舅嗣虢王則之與通  
微等差尋共譖贄帝得其姦遂逐申為道州司馬不浹日貶參郴州  
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故與參隙以狀  
聞又中人為之驗左帝大怒以為外交戎臣欲殺參贄雖怨然亦  
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

入貲產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贄固爭法有首從首原則從減榮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頗疏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宦侍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榮死諸竇並逐云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弟兄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譏述非通玄筆末嘗嫌與陸贄言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媚恨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穴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

日結謀奪其內職會執權知兵部侍郎圭貢舉乃命爲員貞元十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執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號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執而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執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淫汙近屬事自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執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過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剪闇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興醜裔秉國維綱返爲載復離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殛命于道蓋首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爲患故豐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

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剝諒哉

元王黎楊嚴實列傳第七十

二李列傳第七十一

唐書一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集賢殿直學士宋祁奉

敕撰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為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源其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云舛多，偽冒栖筠判折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為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

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  
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摶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  
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  
百所奪農用十七摶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三百萬民賴其入甦然  
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摶筠  
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  
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比晷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  
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  
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  
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黥歙間阻山自防東南戢苦詔李光  
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  
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摶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摶  
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  
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

宿儒河南褚冲吳何負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  
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  
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  
體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與  
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  
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  
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  
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  
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恁以優補長  
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恁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  
薛邕所引非眞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壞貨數十萬餉載而  
濟方爲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  
會月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  
儆陛下邪繇是恁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顧雜侍



唐書外傳卷之七  
拈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欲召相憚載輒止  
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拈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  
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獻拈筠喜獎善而  
樂人攻己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于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  
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  
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賈參哭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  
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  
心焉旣至置怨與結懽人益重其單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三州  
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苗除其署以視  
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宄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  
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  
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  
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蓄財多故劉

關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兵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宜洪蘄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瀘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繇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

詔謝贇普不納張悛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  
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悛乃  
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  
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  
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官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  
旨迎附羣意卽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  
泳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請閒劾其  
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  
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旬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  
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  
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  
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  
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即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  
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負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

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叩羣盜非有鬪志討之必克帝意使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賛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羣羊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垫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餽禁

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  
庠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  
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  
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垕病免復以前官召  
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  
負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  
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  
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  
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  
奉稟者無慮萬負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  
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  
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  
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  
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

吏寘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  
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  
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  
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  
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  
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  
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  
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  
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  
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  
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  
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旣不出閤諸  
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縣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  
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今有

司取門閥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旣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間吳少陽立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

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脣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三十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唇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別賜縑五百卹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諡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



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忤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曰已吁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旣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茲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爲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則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子德脩亦有志操寶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鄘與母妻

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卧洛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  
偕行鄜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鄜籍在軍不得爲母駕奈何  
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  
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鄜詞氣不撓三軍  
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賊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  
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  
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鄜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諭  
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  
兵馬留後鄜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旣還稱旨遷郎中  
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  
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  
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修謁鄜以爲不可詔爲  
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  
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鄜以兵二萬分壁鄆境

貲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昇馳駟江淮諷諸道輸  
貨助軍鄺素富彊即籍府庫留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  
索以獻繫鄺倡之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鄺以剛嚴治相  
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鄺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  
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  
保諡曰肅鄺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  
自任而鄺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  
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  
以此少之子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  
卒拭子礪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  
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礪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礪上  
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

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  
避旁緣爲姦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  
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嗣襄  
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礪苦諫不納入爲中書舍人翰林  
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礪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礪懷姦與中  
人楊復恭昵款其弟爲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  
傅礪乃自言爲崇魯誣汙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賕仰藥  
死故礪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  
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  
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礪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  
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諡曰文礪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  
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沈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  
禮部員外郎

賁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  
體若拙筠鄙三子其剛者歟拙筠抗權邪不及相鄙得相不願拜  
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二李列傳第七十一